

宛
委山脚，若耶溪畔，秦同千位于绍兴会稽的古建筑复原地。雕花楼、老戏台、祠堂官厅……近百幢明清古宅依山而筑，傍水而居。青砖、黛瓦、粉壁、马头墙，斜风细雨中，徽派建筑的灵秀隽美沁人心脾。

很难想象，眼前的雕梁画栋皆来自百里之外，曾呈现完全相反的衰败模样。安徽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江西……二十五年间，秦同千几乎寻遍江南古民居的每个落脚点，将那些几近倾倒、已然荒废的旧宅收购、迁置、修缮、重建，构筑起这座古建筑群「博物馆」。



本报记者 周馨 摄
见习记者 范洁 文

一个人 25载奔波 百幢古宅

——记明清古建筑收藏家秦同千



1986年，揣着60元钱，23岁的秦同千离开家乡绍兴，来沪打工，在园林工地做小工。一年后，他已经当起老板，承接下几栋德国人别墅的绿化工程，“第一次到老外家，竟然发现别墅里的配套家具大多是中国古董，煤气灶上还有一个老式锅盖。”这次经历启发秦同千走上收藏之路，在浙江慈溪，他淘到自己的第一件藏品——八扇清代花窗。

从旧家具到古建筑，从收藏到保护，秦同千倾注半生心血。早在十多年前，他开始摸索思考，怎样在收藏保存古建筑的同时，让更多人亲近它们，感受它们。为此，他频繁请教古建筑保护专家、考察国内外古迹遗址，“老房子的特性是在使用中得到活态保护，空置不用反而容易腐朽损坏。”

百幢明清古宅矗立千岩竞秀的会稽山，所藏最大古宅“二品官府”落户朱家角，从2007年起，秦同千在绍兴、上海两地启动古建筑复原项目，着手将第一批修复完整的民宅旧居重新搭建，依托景区营建世界级古建酒店、博物馆等公共场所，“我的目标是在中国建造5座古建筑博物馆，让老宅旧居重焕生机，也让城市人在这里返璞归真，重温传统文化意趣。”

周末，秦同千会独自开车前往上海近郊的古镇，找一处民居住下，搬一把竹椅置一壶清茶。枝上停着画眉，池里游着金鱼，周围是桂花、玉兰、石榴的芳香，远处传来鼓楼戏台的喧嚣，轻抚窗棂雕花，感受古韵雅趣，闲看阳光透叶，洒落一地斑驳，放空一下午，“哎呀，这种感觉真好！我想让更多人享受此时此景的幸福，在我即将修缮建成的古建筑群中，停歇、想象、思考、感悟，找寻过去，探寻未来。”

“我只敬佩两种人，留下墨宝的人，和留下建筑的人。”秦同千希望，通过“活态保护”分享他的古建筑收藏，分享那些沧桑不改的美丽，例如他时常凝视的那扇清代花窗，“六合同春”——一只仙鹤和一头梅花鹿，一跃，将欣欣向荣的美好寓意收进心里。

从一时冲动到多年收藏

“太可惜了！”交谈间，秦同千反复喟叹，为木朽虫生的陈年古宅，为夷为平地的百年旧居，为灰头土脸的精雕细刻，为弃如敝屣的部料构件。本能的恻隐惋惜，是秦同千收藏古建筑的起心动念。

25年前，在安徽出差，面对一幢摇摇欲坠的晚清民居，秦同千既震惊又痛心：“几百年历史的老宅子，眼看着就要倒掉消失，如果现在置之不理，将来难道不会后悔吗？”他忘记了此行的原本目的，不忍离去，萌生的冲动甚至让自己吃惊：我要把它买下来！

听闻有人愿意收购濒临倒塌的老房子，老宅主人喜出望外，最终以数十万元成交。秦同千雇用了20多人，拍照、测绘、编号、分拆……一个月后，这幢古宅被迁至家乡绍兴的一处仓库。从此，寻找古建筑成为秦同千生活的一部分。

温州楠溪江边有一幢老宅，屋主欲盖新房，由于现行的古建筑保护法规存在缺漏，不给批地，主人索性一把火将其烧毁。江西乐平一幢荒废弃置的旧居，产权属于兄弟8个，几人互相怄气导致收购搁浅，一年后回访已经倒塌……

25年间，耳闻或是目睹的故事，秦同千听得痛心疾首，看得辗转难眠：“尤其在上世纪90年代，是城市和农村面貌变化最快的时期，农村急于摆脱原有的落后烙印，将连宅成片的老房子破坏拆毁，甚至用推土机直接铲倒，最后只剩一堆瓦砾，木料构件更是按堆论斤贱卖。”

老祖宗这么好的建筑，凝聚手工匠人多少心血，怎么能烧就烧，说拆就拆？秦同千一次次追问，却没有答案。“社会上有许多事让人哭笑不得，这边在拼命拆古建筑，那边又拼命建‘假古董’，类似的折腾太多了。”

对他而言，古建筑有时像年迈的长者，诉说百年沧桑，有时却像无助的孩童，亟待他去庇护。尤其，当听到大量古建筑流往海外，甚至在国外整体复原时，秦同千如坐针毡，如鲠在喉，自己能做的，就是继续马不停蹄地寻找和收购。

跋山涉水购置百幢古宅

迄今，秦同千收藏的古宅已过百幢，与建筑一并收购的古木家具，“牛腿雀替”、石刻砖雕更是超千近万，规模之大、数量之

多，在全国古宅收藏界屈指可数。

一个村一个村地走，一个人一个人地问，一幢楼一幢楼地看，秦同千把寻访古宅的过程称作“踩地皮”：“只要听到老房子废弃或是待拆的消息，我都想方设法，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。”

有年春节，秦同千听说有几幢老建筑准备拆除，按捺不住心中急切，正月初二即出发去安徽探访。按照当地新年风俗，进门的客人要吃4个白煮蛋讨彩头。“我们浙江人过年是不吃鸡蛋的，怕捣蛋，但没办法，为了看房子，硬着头皮吃。”那个上午，他跑了4户人家，硬生吞了16个白煮蛋。

一个冬天，听闻黄山附近有4幢长期废弃的老房子，秦同千连续驱车3小时前往，“那天正好大雪，开到山脚道路不通，我就下车步行。”天寒地冻，他爬了2个多小时山，终于在老乡的指引下抵达目的地。“山谷里没有电，老房子黑漆漆，孤零零、颤巍巍地站在那里，3幢已经面目全非，好像下一秒就会被雪压塌。”秦同千断言，如果再迟些，老宅一定湮没在尘土之中，徒留残垣断壁。

安徽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江西，那几年，秦同千近将时间和精力投入“踩地皮”，其间有奇闻趣事，有惊心动魄，更多的是经年累月的艰辛繁琐。成天在农村兜转，与老房子相处久了，身上难免有股陈腐气味，“爱人说我在收破烂，女儿说我是老古董，收购来的老房子既不能居住又难以存放，家里对我意见不小。”

牵挂一幢未能收购的老房子，遗憾几块难以搬运的青石板，秦同千整宿无眠，“有时甚至觉得，古建筑是我痛苦的根源，是我的牢笼。”但是，下一次，再听到有老宅旧居的消息，他又激动难抑，“古建收藏起于偶然，却彻底改变我的命运，我这辈子是被套牢了，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好。”

收藏要比收购困难十倍

走进秦同千位于绍兴的收藏仓库，花窗、隔扇、横梁、楹柱，经过编号拆解的古建筑构件归置齐整。屏风、踏床、太师椅、八仙桌、梳妆台，那些随宅并购的古家具更让人目不暇接。

2005年之后，秦同千新购的古宅越来越少，向他询购的人却越来越多，有些，甚至开出数十倍于原价的数字。他最津津乐道的是10年前在浙江发现的一幢清代雕花古楼，



“工艺精巧，材质细腻，第一眼我就怦然心动，最后以一百多万元买下，也是我收购的明清古宅中价格最高的。”近年，经常有收藏家表达购买意愿，一名北京客商甚至开出几千万的天价，秦同千一口回绝。

小到斗拱，大至宅院，25年间，秦同千的收藏品一件没有转让出售：“我对古建筑有一种敬畏感，当初就是喜欢才买的，现在为什么要卖呢？”

收购不易，收藏更难。多年来秦同千在古建筑运输、保管、修复等方面投入的资金，要远远高于当年的购买成本，10倍不止。自1997年起，他就租下上万平方米的仓库，专门安置古建筑和古家具，聘请专人看管，防潮、防腐、防白蚁，不敢有丝毫怠慢。

7年前，秦同千成立修复工厂，从安徽、浙江、北京聘请近两百位经验丰富的手工匠人，对已经腐烂甚至残缺的建筑部件整修加固。那些朽坏的雕花、缺瓣的莲饰、破碎的云纹，经能工巧匠之手焕发新颜。

“匠人一天的工资500元，寻找原木老料更是踏破铁鞋，几年下来花费不小，但是，老房子就像我的孩子，又怎么会对它们计算养育成本？要求它们带来物质回报？反倒怕轻慢了它们，对不起它们，守护古建筑成了我的责任。”

